

3 版
良家妇女
在男友眼皮底下被强暴

5 版
新“国十条”满月
“悔约”诉讼纷至

8 版
“背包女”三年
“喜刷刷”两亿元终吃铐



宁波前童一文保单位遭野蛮修缮 方孝孺设计建造的发角楼被拆毁

前天,一个名为《前童 600 年历史的发角楼被拆》的帖子成了中国宁波网天一论坛的热帖。这个帖子贴了一张有数位前童业余文保员签字的联名信,信中称,“发角楼被拆,像响雷一样在前童古镇迅速传开,这建筑是方孝孺在前童教书时设计建造的……”

前童大祠堂西南角的发角楼被拆除了,而宁海县有关部门对此的解释是:这是施工单位野蛮修缮所致。



拆前的前童大祠堂发角楼



发角楼被拆了,原址上开始重建

救护“村宝”

5 月初,武义县泉溪镇白草村的村民发现村口一棵树龄 200 多年的红枫即将倒掉。村民们当即采用钢丝绳牵引等方法进行救护,同时将情况上报林业部门。武义县林业局派出专家实地察看后,提出了古树抢救方案。5 月 24 日,记者来到白草村村口时,村民们仍在紧张施工,为这株古树砌挡土石砌。

这棵古枫树是浙江省挂牌保护的名木古树,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是村口十多棵古枫树中最亮眼的一棵,但它正好生长在古树群平台的边缘,外面一侧凌空,树身向外倾斜。

为防止这棵古树继续向外倾倒,村民们正在砌一道四五米高的挡土石砌,然后填上土,护住裸露的树根。挡土石砌砌上来后,还要给古树装上一个水泥支架,支撑住庞大的树身。现施工已接近尾声。

“这些古树是我们白草村的宝贝,我们一定要保住它们!”村民们说。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文/摄
通讯员 李小波



现场目击： 浙东最古老的发角楼成了一堆构件

前天晚上,夜色下,原来发角楼所在的位置上已经竖立起了崭新的全木构架,木构架外面的砖墙则已砌了大半,而路边则满是破碎的瓦片。

走进祠堂,只见天井里堆满了或粗或细的木头,而原来发角楼的一些木构件,包括 4 个斗拱、1 根顶梁、1 根粗大的柱子等,则无助地躺在大祠堂的正殿内,“其他的构件听说都被卖掉了!”联名信的发起人、67 岁的童铁策说。

“这可是浙东唯一的明代四角八柱发角阁楼建筑啊!”望着眼前的一切,宁波市民间文保人士、73 岁的杨古城老先生欲哭无泪,“发角楼是体现了宋元时代建筑

遗制的明代木构建筑,有 600 多年历史,结构精巧,体现了台州特色,比如它采用海马虹梁的形制,在宁波的明代建筑中十分罕见。”

村民痛心： 这可是方孝孺当年设计建造的

“这可是方孝孺当年设计建造的呢!”童铁策说,被郭沫若誉为“骨鲠千秋”的明代大儒方孝孺曾两次来前童教书,发角楼的修建就是在他第二次来前童时设计修建的,“当时我们村里请他修族谱,他就根据当时的宫殿建筑样式,为我们宗祠修建了三座发角楼建筑。”

历经岁月的变迁,另外两座发角楼早已倒掉,只留下了一座。

“没想到,这最后一座会以这种方式消失。”童铁策说,发角楼原本是前童古镇业余文保小组的

办公场所,他和镇里的其他 17 名业余文保员开会都在这幢古老的建筑里,但是“发角楼什么时候被拆掉,我们一无所知。”童铁策住在前童新村里,平时没事一般很少往古镇里跑。

童铁策形容自己得知发角楼被拆时的感觉是,“震惊,而且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包括发角楼在内的前童大祠堂建筑早已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按道理,拆除这样的房子肯定要让我们事先知道的。”

宁海文保部门： 这是施工单位野蛮修缮所致

“说实话,我看到眼前的一切,是大吃一惊加痛心疾首。”宁海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娄新科这样描述

他到现场查看时的心情。

他表示,发角楼被拆一事,他也是通过上宁海当地的网站才知道的。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发角楼严格来说不能算作被拆,而是前童镇政府实施的一项古建筑修缮工程。

但是这项旨在“修旧如旧”的修缮工程,却最终导致了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发角楼被拆除。娄新科对此解释说,“这是施工单位野蛮施工所致。”他说,宁海县文物办是文物修缮的业务指导和批准单位,但前童镇在选择修缮单位时,并没有邀请宁海县文物办参与,“可能是资质不够的施工单位承接了这项工程。”

娄新科表示,他会就发角楼被拆一事向宁海县政府汇报,同时也会给前童镇政府发函,要求暂停施工。而最终的处理意见将在下周公布。 ■梅子满 龚国荣

眼瞅着就要出栏的生猪蹊跷死了 16 头 养殖户怀疑有人投毒,警方已介入调查



钱忠良欲哭无泪

昨天上午,家住杭州余杭良渚镇的于先生打进本报热线电话,报料说良渚东塘河村的一户生猪养殖户饲养的一批生猪莫名其妙中毒死亡,怀疑有人投毒。本报记者随即赶往现场。

即将出栏的猪死了一大片

一走近良渚镇东塘河村五组 52 号钱忠良的家,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

钱家是个三层小楼,那一带很典型的农民房,猪栏就设在一楼。走进去,一眼就可以看见猪圈中间的过道头上躺着 3 头硕大的死猪,更深处还有好几头,都死硬了。

过道两侧的十来个猪圈里,猪儿们看见有人来,哼哼着扑上来要食吃。可有几个猪圈却没有动静。钱忠良跨进其中一个猪圈,里面的 7 头猪,只有 2 头挣扎着晃了晃身体,其余的则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它们早已经死去多时。

老钱翻了翻死猪的耳朵和眼皮,叹了口气。死的全是马上就要出栏的大猪啊!”他一脸沮丧。

短短 1 小时就损失了好几万

对有养七八年养猪经验的钱忠良一家来说,5 月 24 号下午 5 点至 6 点这一个小时里,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

那天下午 5 点,钱忠良像往常一样,把前一天夜里拉回来的一车泔水倒进猪食槽。看猪儿们欢快地吃着,他放心地走出猪栏,到家门口的河里洗鞋子。

正在这时,猪栏里传出异样的叫声。钱忠良急忙跑进猪栏,发现一头大猪情况不对。“叫声很不正常,而且流口水鼻涕。我扳开它嘴一看,口条都黑了。”

短短 1 个小时里,养的 120 多头猪有 55 头先后出现了异常。老钱判断是中毒反应,赶紧给猪儿注射了硫酸阿托品,一种解毒药。幸亏抢救及时,55 头猪最终活下来 39 头。但还是有 16 头猪没能扛过去,死了。

这全靠养猪为生的钱忠良一家损失惨重。死猪全都是 200-300 斤的成熟生猪,已经养了一年多,再过几天就可以出栏销售。按当地生猪收购价,这些猪能卖到每头 2000-2500 元,这一下钱忠良就损失了三四万元。

同一批饲料

有的猪中毒有的却没事

出事,镇里防疫站的兽医来看过,和老钱的意见一样,认为是中毒。昨天余杭区动物防疫站也派人来看了,表示死猪不是疫病造

成的。

是饲料的问题吗?“肯定不会。”钱忠良很坚决。他用的饲料是从杭州某酒店拉回来的泔水,“已经用了一年多了,从来没出过事。”

钱忠良说,这毒确实中得很蹊跷。据他说,当天所有的猪吃的都是同一批泔水,结果有的中毒,有的却好好的。“小猪的料没有和大猪放在一起,是从泔水桶里舀出来拌上糠直接喂的。大猪的料都是先倒在一个大食槽里,然后再分出去给大猪吃。最后小猪一点事都没有,大猪全中毒了。”

(下转第 2 版)

